

BeePub 当代艺术
蜜蜂文库 策展人卷 01

苦恼人的微笑

Troubled Laughter

一部电影笔记小说 胡昉 著
A Novel Hu Fang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苦恼人的微笑

Troubled Laughter

一部电影笔记小说 胡昉 著
A Novel Hu F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恼人的微笑/胡昉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55-0515-2

I. ①苦… II. ①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7080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苦恼人的微笑

作 者 胡 昉

封面图片 黎清妍 (Firenze Lai)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15-2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苦恼人的微笑

- 荒园（代序） / 01
致芸娘 / 05
致道静 / 13
王国维在第二人生 / 21
苦恼人的微笑 / 37
玻璃屋手记（代跋） / 123

消失的影院

- 正如声音产生于沉默 / 127
海报 / 133
感性资本论 / 135
北京 Playtime / 141
他试着描绘自己的形象 / 147
高清执念 / 149
从机械之眼到隐身之眼 / 151
导演的诞生 / 155
德意志零年和 1428，兼论影像写作 / 157
关于这儿的生命、转生和再生以及影像经济学的笔记 / 1
作为外景地的“第二人生” / 175
不存在的时间 / 183
消失的影院 / 185
后记 / 187

荒园（代序）

据我有限的一些知识，一些历史名园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而建造：

半园：

园林的一半还能成为园林吗？

偶园：

两座对称的园林加在一起能否成为一座园林？

剩园：

被切掉一角的园林还是园林吗？

未完园：

一座永远无法完成的园林能否成为园林？

但自从看到那座荒园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多年的园林研究充其量只是形成了建造一座园林所需的一些碎片，而诸如堆泥筑路、引水叠石等最基本的

工作我也才刚刚着手。

这座荒园尽管已经荒废太久，但依稀可辨它身上有着优秀的江南园林应该具有的一切品质。虽然荒草遍地，断石残垣，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却潜伏着一种说不清楚的骚动之感，引起我探究的兴趣。

从进入这座园林开始，我就似乎在慢行中延迟这种探寻的快感，事实上，这座园林已经无法提示它的出口，而我在漫游过程中也几乎消失在园林中。

园林名字已无从考证。

我宁可相信它是园林大师计成的手笔，否则无法解释它所暗示的精妙和风雅。

依此推算，它应该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产物，那时候，正是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初期。

仔细阅读计成的传世之作《园冶》，我更加确信此园非其莫属：

……掇石而高……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

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地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

这些索引给我的探寻提供了有力的指南，我得以逐一考察这个园林的结构，并用我的词章碎片将它还原到最初的起源。

我恍然悟道：不仅是我，每个人的经历都有可能成为这座园林的入口，每个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漫游其中并找到各自的路径，尽管出口遥不可及，但并没有迷路的危险，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享受漫游的乐趣，并建造自己心目中的乐园。而我将录下有关这座园林的一切，在未来的岁月与众人分享。

每座园林，它在未来的某个点和历史上的某个点是一样的。

逝去的山水在某一点上又会和我相遇，但它们永远逝去了。

正如荒园，历史迷宫再也不可能向我们敞开了。

致芸娘

城镇在夜幕中缓缓掠过，那些造型粗陋的民房在夜幕中只剩下抽象的块状，雨后，黯淡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街道，对于酒醉归家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条漫无止境的道路。芸娘，这封信寄自我平生最为困顿的一次旅行，怕你担心，我并没有提及第二次靖江之行的惨淡。那天，我假装雇骡，实际上我背着囊饼徒步前行。当天晚上，我露宿在土地祠内，还在祈祷老天开眼，让我此行能筹措到给你治病的经费。我给自己打气，努力驱散那不祥的预感，事后想来，在我踌躇满志的时候，也许正是仆人阿双席卷家中之物逃走的时候。这是给你的最后一击——在冥路已近的关头，任何刺激对你来说都将是致命的——悔恨挥之不去：要是我在家守护着你，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如此一来，治病的经费又从何而来？我们最终无法摆脱弄人的造化。

我愿留住所有美好的瞬间，那些美好让人不枉此生，尽管它也同时让我生出无尽空虚的感觉。世事的荒诞就在于：越是对生活无所希求，造化却越是将你逼到绝境。两个普通人，只想布衣暖，茶饭足，优游泉石，恩爱白头，没想到这已是人生的最大奢望。为生计奔走的凄风苦雨，以及家人的冷嘲热讽，已足以摧毁我们脆弱的意志，想到我们以喝粥始，以喝粥终，一股深深的宿命不禁如雨雾般弥漫心头。

从那些因情所困而颠沛流离的日子中，我觉悟家永远是在远方。那晚我在土地祠借宿，神祠仅能容我上半身，于是将风帽反戴掩住自己的面孔，上半身缩进神祠，下半身屈膝在外，闭目静听，只有微风萧萧。回想我在“回煞”之期，抚摸着你的旧衣，在旧屋中等着你的出现，所有人都惊叹我胆大，殊不知万念俱焚之下，人孰无胆的道理。我仿佛看到你的身影，如风般掀起白色的窗帘，潜入室内，但

最终，一切平息如初。现在我平静下来了吗？或者我能平静下来吗？

列车继续驶向不知名的深处，也许这是踏上故乡的旅程。你在某处。携带着我的纸和笔，我将继续卖画度日，直至你的肖像平静地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这封信寄自我们曾经寄居过的沧浪亭，这也是你最喜爱的地方。因为偶然的原因，我独自一人，重新来到这里。在你离开后，父亲也不幸老去，家庭从此四分五裂，从前的恩怨也烟消云散，而我从未想到，竟然还有故地重游的机会。经过这么多年的浪游，我以为我忘却了，但一踏进这座园林，一草一木，一举一动，竟然还回应着你的气息，对你的思念如沧浪般不可抑制地重新激荡起来。

我到的时候，已近黄昏，园内几无一人，我回头望着刚刚走过的石桥，陡然生出一种隔世之感：桥那边是什么？这边是什么？我又将如何归去？我甚至有一种扭头离去的念头，但已经离不及了，园

林的氤氲之气已经包裹了我，将我引向一个现实中的梦境，而园林本身，不是意在让人无法分辨是在梦中还是现实吗？欲辨已忘言，时间的褶皱由此将我的悲哀缓冲成淡淡的哀愁，当我一进入园林，斜阳下的树影，以及夕照中的黄山石立刻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它们也许并无意于铭记我和你的故事，但它们模糊了回忆和现实的边界。倚在石上，我甚至以为我还在等着你的到来。漫步虚实双井，这个曾让你惊叹不已的景中之景，犹如梦中之梦，它所叠加的幻觉如此深重，以至于我无法不相信你就在园中某处。那些困顿的夜晚被过滤成清风，我闻到荷叶的清香，夏日荷花初开时，晚上含苞而早上盛放，你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于花心，第二天早上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它让我不能不再三徘徊于园中那个为嗅觉而准备的妩媚的弧形空间，再三闻到喜儿的体香——可惜你不能和我携游于荔枝遍地的岭南，珠江边，那灿烂如繁星般罗列的小艇上，我只能挽着依稀和你相似的喜儿，息烛入眠，小艇

晃动，那种晕眩的感觉却不能让我彻底解忧——是否多一个女人则徒增一份烦恼？你说，你只想当一个合格的妻子，你却给自己徒增烦恼，即使在病榻上，还在努力说服憨园给我做妾，而他人的背信弃义以及世态炎凉加速了你离开我的速度。

沿着近水长廊，我甚至能看到对岸的旧居，想必已是破败不堪了吧。收回目光，停留在湖心，那微微晃动的湖面，就像你脆弱敏感的内心。波纹层层荡漾开去，少顷，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你说：“今天可真快乐！如果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某种世俗生活中的完美场景难道必然预示着未来的悲剧？无论如何，你终究可以不再多虑了。

再次回到沧浪亭，这梦境，营造得是多么地真实。那时在郊区老农家避暑，你兴奋地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姬，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我深以为然，我

们无法拥有自己的园林，而只能够想象，只能够寄情于画。而四十五岁之后，我将由一念至无念，如水之波澜不兴，是的，不应再有波澜，那是对自己最深切的怜悯。

以下这封信寄自萧爽楼，尽管它已成废墟，我却愿在回忆中重建在那里发生的一切，用以纪念我们最美好的那段时光。

我常常在想，你悲剧性的预言如此准确，可当初我为何如此不以为意？于是，在短暂的聚合后，我们终于走向各自的命运。如果我当时不说某句话，不做某件事，事情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们初初结婚时，你总是沉默着，偶尔说话时，也轻言细语，我不得不想方设法引你说话，就像用纤草细心调教心爱的蟋蟀。渐渐地，你能够和我一起讨论问题了。

那时，你特别喜欢茶泡饭，喜欢吃一种吴语叫做“臭乳腐”的下饭菜，还喜欢吃虾卤瓜，那都是

我平生最讨厌的食物。某次你用筷子强塞卤瓜入我口，我只能捏住鼻子咀嚼，好像还爽口，松开鼻子再嚼，发现风味独特，从此爱上这种食物。我曾经感叹：“从极其讨厌到极其喜欢，变化如此之快，不可理喻呵。”而你说：“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记得那年冬天，你堂娣出阁，我和母亲前往贺喜。当时满堂尽是炫目光鲜的新衣，只有你通体素淡，只是穿着新鞋而已，看它精巧的绣工，就猜出是你自己巧手所作。因为你比我大十个月，我称你为淑娣，当时你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令人怦然心动。

那种心动之感在新婚之夜得到再次强化和确认。云雨之后我握着你的手腕，暖尖滑腻，我胸中不禁又怦怦作跳，顿觉难分难舍。我曾经对你感叹：“要是你能够化女为男，我们一起寻访名山，遨游天下，不亦快哉！”你说：“今世不能，期以来世。”难道这已是悲哀的伏笔？

在萧爽楼的日子真可谓洒脱，我从师学画，有

润笔就交由你备茶酒供客，终日品诗论画。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某夜，好友星澜酒醉后兴发所致，在月夜下为粉墙上的兰花画影。白天再看时，浓淡交错的墨兰花叶萧疏，自有月下之趣。你非常喜欢这画，还为之题咏。

日落时分，我们登楼观晚霞夕照，随口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

那次，我奉父亲之命，前往吴江凭吊他的老朋友钱师竹。你私下和我约好，当我回程时，我们在万年桥下见，一同前往观看太湖胜景。那天早上，我们果然在桥下相见，船航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你说：“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我默然，你轻轻点头，将目光投向飘渺的水天交接处。

现在，当我将此情此景移诸笔端时，我多么希望这将成为你留诸世间永恒的一刻，并以此来祝愿我们一起的来生。

致道静

亲爱的静：

今天我路过沙滩，忍不住又回到旧居看了一眼，我实在是不愿意这样感情冲动的。以前的邻居都已搬走，人们视我如同陌路，房屋也显破败——我知道自己再怎么找不回往日踪影，却偏偏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莫非早春二月，人未免对生活又怀着点希冀？

痛定思痛，也许我们注定是要分手的，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能平安，因为你走的是一条极端艰险的道路。我钦佩你的勇气，感动于你的信念，但我最终无法陪你走得更远。是否我们之间，我只能注定像当初第一次见你时的那样，远远地在海边望着你？